



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

G. I. Gurdjieff

〔俄〕葛吉夫◎著
黄承晃◎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

G. I. Gurdjieff

〔俄〕葛吉夫◎著
黄承晃◎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 / (俄) 葛吉夫著 ; 黄承晃译.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7 -5117 -2244 -7

I. ①来… II. ①葛… ②黄… III. ①葛吉夫(1866~1949) - 宗教哲学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52788 号

来自真实世界的声音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王景 曲建文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70(编辑室)

(010)52612316(发行部) (010)52612317(网络销售)

(010)52612346(馆配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6651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183 千字

印张: 13.5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 目 录 |

原序	1
1. 瞥见真理	5
2. 当谈到不同的主题	31
3. 精确的研究，需要精确的语言	47
4. 人是一个复数的存在	59
5. 单方面发展	64
6. “机构”里采用的方法是什么	66
7. “观察自己”非常困难	69
8. 如何获得注意力	70
10. 所有的动物都依其自身的构造工作	74
11. 有一部分在这里的人	78
12. 能——睡眠	82
13. 有没有延长寿命的方法	87
14. 儿童教育	90
15. 造形装置	94
16. 身体、本质和个性	100
17. 本质和个性	106
18. 自己和自己分开	110
19. “停止”训练	116

20. 三种力量——节约	119
21. 呼吸的实验	123
22. 柏林的第一次演讲	126
23. 所有的练习可以分成七种	129
24. 运动/动作	132
25. 演员	134
26. 创造的艺术——联想	137
27. 有关艺术的问答	139
28. 上帝的话	148
29. 肯定与否定	151
30. 不可能公正	158
31. 世上的一切都是物质	160
32. 工作并不比渴望工作困难	164
33. 对于我每一次提出的问题	168
34. 现在我坐在这里	174
35. 两条河	181
36. 爱有两种	188
37. 在你的教学中，有没有自由意志的部分	191
38. 恐惧—认同	196
39. 影响力	198
40. 解放通向解放	208

原序

葛吉夫以人类新思潮的先锋者逐渐扬名。这种新思潮在人类漫长历史的变迁中出现过许多。

在他去世四分之一世纪后，它的名字在一片谣传的声浪中出现。今天，他被视为一股伟大的精神力量。他清楚地预见当代文明的走向，并在西方暗中安排一些人士做好准备，使他们自行发现这个真理——唯有素质（being）才是永恒不灭的真实——并最终扩散到全人类。

读过他的第二、三套著作的读者对他的生命轮廓不会陌生：

《与奇人相遇》*Meeting with Remarkable Men*（1963年出版）

《我存在，生命方真》*Life Is Real Only Then, when "I Am"*（1975年，圈内人印行）

1877年他诞生在俄土边境的一个奇异而近似乎《圣经》背景的环境中。早年的教育在他的心中留下许多不可解的疑惑，使他在非常年轻时就开始探寻那些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历时二十年，他的足迹遍及中亚细亚及中东一带，详细地点无法确认。

返回后，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开始在莫斯科聚集一群门徒。俄国大革命期间，他和一小群追随者迁徙至高加索的伊山土基（Essentuki），然后行经提弗利司（Tiflis）、君士坦丁堡（一名伊斯坦布尔）、柏林、伦敦等地，而在迁徙过程中，他依然继续工作。最后，他在1922年

买下巴黎近郊的夏托普里耶（Chateau du Priure），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开启“人类和谐发展机构”（Institute for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1924年，在他首次访美之后，一次车祸打断了他的进一步计划。1924~1935年之间，他的全副精力转而投入写作。

此后他的余生都致力于诸多的工作，主要是和巴黎的法国门徒。在安排妥身后的出版事物（它的第一套书《魔鬼给孙子的故事》*Beelzebub's Tales to His Grandson*）之后，1949年他逝世于巴黎。

他的教学包含了什么？是每个人都可理解的吗？

在他年轻时期的思考中，“人的发展”已经是个显眼的主题。他指出：人的发展不可能在大众的诸多影响下达成，只能是个人内在成长的结果；这样的内在成长是所有的宗教与道（ways）的目标，但这需要一种直接而精确的知识——关于个人内在意识质地的改变。这知识被保存在他寻访过的许多地方，但要获得它就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引导者，并经过长时期的自我研究与工作。

经由他梳理的意念及再三更换的诸多练习，所有去他那里的人全都心灵大开：一方面激起他们对自己的彻底不满，同时又以一种绝无可能忘记的方式，大大开启了他们内在可能性的尺度。

如同葛吉夫在《魔鬼给孙子的故事》中所作的陈述，要了解他的教学必须在人类文化史的全貌中寻觅：从地球上生命的创始，循着古今诸多文化的兴衰起落，直到当代。

幸运地，关于他在普里耶及他与门徒的众多事迹（通常处境艰难），有许多纪录，记载着他的真实话语，即他在谈话或演讲中所直接给予的指引。本书收录的就是这些演讲。

它们是由许多笔记集结而成，许多听他演讲的人凭记忆忠实地将内容记录下来的。他们小心珍藏笔记，因而这些笔记存在的事实都是逐渐才为人所知的。

虽然这些演讲并不完备，有些甚至只是一些零星的片段，但集结之后对于葛吉夫仍是个可信的描述，就像在需要的时刻传达给门徒的一样确实。在这些凭记忆而写的笔记中，令人吃惊的是，听众包含了各式各样的人——有些已经早已熟知他的理念，有些是第一次拜访——字里行间所呈现的是同一个人的声音和语调，是同一个人在他的每一个听众心里所引发的亲切回应。

珍妮·沙兹曼（Jeane de Salzmann）自1919年起便在提弗利司开始追随葛吉夫，直到他去世。三十年间，她参与了每一个阶段的工作，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她还负责带领团体的工作。她在此书第一版的序言中曾作了如下陈述：

“今天，在美国、欧洲甚至亚洲，有相当多的研究团体在探究葛吉夫的教学并付诸实践之际，似乎有必要阐述一些他教学的基本特质。亦即，虽然追寻真理总是相同，但他帮助门徒接近的形式，一旦达成新的了解，就会改变。

“阅读、谈话、讨论和研究，这些在一段时间内曾是工作的主要面貌，曾激励理智达到开启崭新的‘看’的方式，但为了某些理由，这一切忽然被带到了尽头。

“这使门徒处于一个节点：他理智上已能了解并接受的东西，此时必须由情感来经验。

“无法预期的情境被安排发生，用以打破习性。面对新情境的唯一可能，就是经由深刻检视自己并藉由全然的诚恳——单凭这便足以改变人的情感质地。

“然后轮到身体。需要集中身体注意力的所有能量，并将其调适到一个随时准备效劳的状态。

“随后，这体验就能循序进入另一个层面。

“如葛吉夫自己常说的：‘组成人类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被告知——以一种对每个部分都好的方式。否则，发展将会失去平衡而无法继续

前进。’

“这些构想是个召唤，是导向另一个世界的召唤。它来自一个人，他了解一切也能够指引我们的途径。但人的改变需要更多的东西：唯有当意识的力量下传并真正遭遇一个完全承诺的回应，如此才能够达成而带来融合。

“然后，一个新的生命就能在一连串的新情境中显现：也唯有获致客观意识的人，方有能力创造并发展出这一连串的新情境。

“但要了解这个，人就必须亲自走过此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如果缺乏这样的经验和了解，工作将会失去它的效力，情境也将被误解而不会在恰当时机被引出。情境努力都将停滞在一般生活的层面上，徒然无益地原地打转。”

《瞥见真理》一文是由一位莫斯科门徒写于1914年，记述他与葛吉夫的会谈。邬斯宾斯基在《探索奇迹》一书中曾提及此文。这是那段期间内第一个——或许也是唯一的一个例子——由葛言夫策划，陈述他的一系列观点和意念。作者不可考。

其余演讲的部分则由汤玛斯·哈特曼夫人帮忙重新收集资料并加以比对和整理。她从1917年在伊山土基开始出席了所有的聚会，因而能够确保资料的真实性。读者可能会注意到许多演讲中的段落（包括“精确的研究”、“对于我所提出的问题”、“两条河”等开头的部分与葛吉夫在《魔鬼给孙子的故事》一书中最后一章所用的素材几近相同。

格言中有部分曾在普里耶发表过；以一种只有圈内人能懂的符号，书写在读书室的墙上。葛吉夫的演讲就在那里进行。这本书的原封面是格言的符号图画之一，解读出来便是：“随时随地记得自己”。

1. 瞥见真理

不为寻常观点理解的奇异事件引导我的生活，我指的是那些影响一个人内在生活的事件，它们不但彻底改变了生活的方向和目标，也在其中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我说它们无法理解，是因为其中的关联只有我自己明白。就好比有个隐形人，为了某个特别的目的，把那些情况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在我需要的时候我会发现它们，好像得来全不费工夫。我受到这些事件的引导，很早就习于深入洞察周遭的情况，并努力掌握相关的原则，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找出更宽广、更完整的解释。我得说，对于每一个外在结果，我总是对内在的动因更感兴趣。

在生命的某一天，以同样奇异的方式，我发现自己碰到神秘主义 (occultism)，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就像陶醉在一种深奥又和谐的哲学体系中。但就在我超出一般兴趣的关头，却失去了进一步系统研究的线索，就如发现它时那般突然。换句话说，我被抛进一大堆自己收集来的杂乱资料中。这看起来是个无意义的失败，但后来我才知道它是我生命历程中不可或缺而且意义深远的的一个阶段，不过这个领悟是很后来才得到的。当时我并未因此转向，仍然继续研究，自作主张并甘冒风险。难以克服的障碍挡在眼前，逼使我放弃。我的眼界大开，然而当我急急走上前去时，却不断摔跤，陷入纠结。虽然看似失去我找到的一切，我仍然在同一地点徘徊，好像被浓雾所困。在探索途中我用尽努力，也尝试

过一些显然无用的工夫，所得结果根本不成比例。但是我现在才明白，没有一丝努力白费，每一次的失误也都使我导向真理。

我就这么一头栽进了玄秘文献的研究当中，毫不夸张地说，我不仅阅读，也凭着耐心和毅力掌握了大部分能到手的资料。我努力捕捉其中道理，并了解字里行间的深意。所有这些努力都使我更坚信，我永远也无法在书中找到我寻找的真理，虽然我瞥见一个宏大架构的轮廓，却不能看得历历分明。

我寻找可能与我志同道合的人。有些人好像找到一些东西，但是经过详察，我看出他们也和我一样在暗中摸索。我仍然希望最终能发现我所要的；我寻找一位活生生的人，能够提供我比书本更多的知识。我继续寻找这样的人，每一次失败后，又再接再厉展开另一次寻找。我怀着这种看法前往埃及、印度等地，所遇见的人大都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有些人却非常重要。

几年过去了。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我比较看重那些兴味相投，因此经常往来的人。其中有位关系特别密切的朋友，姑且称之为 A，我俩不知道在多少夜晚不眠不休，绞尽脑汁思索书中几个不了解的章节，找寻适切的解释，因此我俩相知甚深。

但在过去的六个月来，我开始注意到他有点怪怪的，一开始还只是偶尔，慢慢的越来越频繁。并不是说他不再理我，而是他对研究好像不再那么热心，然而我还是兴致勃勃。同时我看出他并没有忘记研究，他发表的意见和批评我都要深思熟虑才能通盘了解。我不止一次指出这个现象，但他总是避而不谈。

我必须承认，对于 A 这位长期工作伙伴的日渐疏离，不免使我胡思乱想。有一次我把话对他说开了，我不记得是用什么方式。

“谁告诉你，” A 反驳道，“我丢下你不管了？少安毋躁，不久你就会明白你误会了。”

不知何故，这些话以及当时令我奇怪的另外一些事，都引不起我的

兴趣，也许是因为我整个人太陷入“无依无靠”的想法之中。

因此情况照旧。直到现在我才看出，空有观察、分析能力的自己，在当时如何以不可饶恕的方式忽略了一直摆在眼前的主因。但还是让事实自己说明吧。

11月中旬的某一天，我在一个朋友家消磨夜晚，谈论的话题让我兴趣寥寥。谈到一个段落时，主人说：“顺便一提，我知道你非常喜爱玄秘主义，我想今天‘莫斯科之声’里有一篇报导你会感兴趣。”他指出一篇文章，标题是“关于剧场”（Round about the Theatre）。

它简述一出中世纪神秘剧的剧情：“魔术师的挣扎”（The Struggle of the Magicians），这是一出由闻名莫斯科的东方学者葛吉夫编导的芭蕾舞。这篇报导提及玄秘主义，标题本身及剧情说明都让我深感兴趣，但是在座没有一位能提供我更多数据。聚会主人是一位业余的芭蕾爱好者，他承认在他交往的圈子里没有一个人符合文章里的描述。经过他的许可，我把报导剪下来带在身边。

这里不需劳神您听我讲述对这篇文章感兴趣的理由，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在星期六早晨下了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找到这篇剧情说明的作者：葛吉夫先生。

当天下午 A 来拜访我，我把文章拿给他看，告诉他我想去找葛吉夫先生，问他意见如何。

他看过文章，瞥了我一眼：“嗯，祝你成功。至于我，我不是很感兴趣。我们不是念了够多这类的故事吗？”他漫不经心把它放在一边。A 对待这问题的态度十分令人寒心，以至我放弃尝试，闷头想自己的事。

A 也若有所思，谈话就此僵住。最后 A 打破这一阵长长的沉寂，把手放在我的肩头：“嘿，别生气，我以后一定会向你清楚交代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反应，但是现在我要先问你一些问题，它们如此严肃（他强调‘如此’两字），以致你无法知道它们有多严肃。”我对他的宣称感到震慑，回答说：“问吧！”

“请告诉我，为什么你想见葛吉夫先生？你要怎么找他？你有什么目的？如果真的找到了，你要用什么方式应对他？”

我本来不情愿说明，但是受到 A 的郑重态度，以及他不时提出的问题所鼓励，就说明了我的思考方向。说完后，A 复述我说的话，并加上：“我可以告诉你，你什么也找不到！”

“怎么可能？”我回答：“在我看来，‘魔术师的挣扎’的芭蕾说明，除了献给 Geltzer 之外，不可能如此微不足道，连作者都找不到。”

“不是作者的问题。你可以找到他，但他不会以他能够的方式和你谈话。”我为此勃然大怒：“你凭什么假想他……？”“我没有假想，”A 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为了不让你猜疑，我告诉你，我对这份剧情说明很熟，非常熟，我甚至认识它的作者葛吉夫先生，认识了好一段时间了。你打算采取的方式可能可以认识他，但不会是你希望的那样。相信我，如果你接受我善意的劝告，再等久一点，我会想办法安排你与葛吉夫先生会面……好了，我得走了。”

我在极度惊愕中一把抓住他：“等等……你还不能走！你是怎么认识他的？他是谁？为什么你从来没有告诉我？”

“不能一下子问这么多，”A 说，“我现在拒绝回答任何问题，等时机恰当时我再回答你。在这同时不要多想，我保证会尽全力介绍你。”

不管我怎么坚持要求，A 都不为所动，只说为了我好，别再耽搁他的时间了。

礼拜天下午两点，A 打电话来扼要地说：“如果你愿意，七点准时到火车站。”“我们要去哪里？”我问。“去葛吉夫先生那里。”他说，然后把电话挂断。

“他显然不和我拘泥礼节，”我脑中闪过这些念头，“甚至不问我不能去。我今晚恰好有要事在身，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要去多远？什么时候回来？我要怎么跟家人解释？”但当我判定 A 不像是会忽略我的生活状况时，所谓的“要事”很快就失去了重要性，我开始盼望约定的时

间到来。我迫不及待，几乎早到了一个钟头，在车站上等 A。

最后他终于姗姗来迟。“快点！”他说：“我已经买了车票。我耽搁了时间，我们已经迟了。”

一个挑夫跟在后面，带着几个大箱子。“那是什么？”我问 A，“我们要去一年吗？”“不，”他笑答，“我会跟你一起回来。这些箱子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找到位子坐下，车厢内没有别人打扰我们谈话。“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吗？”我问。

A 说出莫斯科近郊的一个胜地，接着说：“为了省得你问东问西，我会尽可能告诉你一切，但是大部分还是留给你自己去发现。当然你会对葛吉夫先生这个人感兴趣，我只告诉你几项外在的事实，给你一些依恃。我不会提出我个人对他的看法，因此你可以更充分掌握自己的印象。稍后我们再回头谈这点。”

A 调整好舒服的坐姿，开始说话。

他告诉我葛吉夫先生怀抱一个特定的目的，多年来游走东方，到过许多欧洲人进不去的地方。两三年前他来到俄国，落脚圣彼得堡，把全部努力和知识放在自己的工作。不久前他搬到莫斯科，在近城处租了一间别墅，以便独自工作不受打扰。他凭着只有自己知道的韵律，偶尔造访莫斯科，过一阵子再回去工作。我猜他不认为有必要让他的莫斯科朋友知道别墅的地点，也不在那里接见任何人。

“至于我是怎么认识他的，”A 说，“我们有机会再谈。那也是桩奇事。”

A 继续说，他认识葛吉夫先生不久后就提起我，希望能介绍我俩认识，但葛吉夫先生不但拒绝，还禁止 A 对我提起任何跟他有关的事。由于我坚持要认识葛吉夫先生，他决定再问一次。A 在前一晚离开我后去见他，葛吉夫先生询问了许多关于我的细节后同意见我，建议 A 在次日晚上把我带到乡间去见他。

“虽然我们是多年老友，”A说，“但是他透过我的描述却比我更了解你。现在你该明白，当我说你不可能以寻常方式得到任何东西时，我并不是在假想。别忘了你开了一个特别的先例。他的朋友中没有人到过你现在正要去的地方，甚至那些最熟的朋友也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一间别墅。这全是靠我的推荐，所以请别让我难堪。”

我又问了一些问题，A没有回答，但是当我问到“魔术师的挣扎”时，他详细说明它的内容。我质疑其中一些看似不合理的地方，他说葛吉夫先生会自己说明，如果觉得有必要。

这番对话引起我一连串的想法和臆测，沉默片刻后，我转向A问了一个问题。A对我投来有点困窘的一瞥，过了半晌才说：“集中心神，否则你会出丑。不要让我后悔把你带到这里来。记得你昨天说过的目标。”之后他不再开口。

到站后，我们沉默地下了火车，我自告奋勇提起一个箱子，它至少有70磅重。A拿的箱子显然也不轻。一辆四人雪车等着我们，我们安静地上车，在深深的沉寂中前进。约15分钟后停在一个大门口，花园尽头隐约可见一栋二层的大别墅。我们的司机提着行李走在前面，我们踏进没有上锁的大门，沿着铲过积雪的小径走向房子。房门半掩，A按了门铃。

一会儿有个声音问：“是谁？”A报了姓名。“你好吗？”同一个声音从门内传出。司机把箱子带进屋后离开。“我们进去吧！”A说。他刚才好像若有所思。

我们穿过黑暗的玄关进入阴暗的前厅，A关好身后的门。屋里没有人。“脱掉外套，”A指着一个挂钩简短地说。我们一起脱了外套。

“把手交给我。别怕，你不会跌倒。”A引我走进一间全黑的房间，我们踩在柔软的地毯上，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伸出另一只手，摸到一层厚重的垂帘，有整个大房间那么长，形成走向第二道门的通道。“把握你的目标，”A低声说道，掀起一块挂在门上的毯子，把我推进一个有光

线的房间。

门对面有个中年男子坐在低矮的无背长椅上，两脚盘坐，正抽着一款造型奇特的水烟，水烟摆在他面前的桌上，上面还有一杯咖啡。这是映入我眼帘的第一印象。

我们进入时，葛吉夫先生——应该是他没错——举起手来，平静地注视我们，点头致意，指着身旁的无背长椅要我坐下。他的脸孔显示了东方血统，双眼特别吸引我的注意，与其说是眼睛本身，不如说是他看我的方式：不像是第一次见到我，而好像早已熟识。我坐下来环顾四周，这个房间对一个欧洲人实在很不寻常，因此我想详加描述。

房里没有一处不被地毯或某种布幔覆盖，一条巨大的地毯铺满这个宽敞房间的地板，墙上满覆着毯子，门窗亦然，天花板挂满了绚烂的古老披肩，以一种奇特的模式拉向天花板中心，组成惊人的炫丽。灯光隐晦在状似一朵大莲花的玻璃罩后，散发白色的光亮。

我们坐的无背长椅左侧的高几上，立着一盏亮度相近的灯，左侧的墙边有一架钢琴，外形被覆盖的古董帷幔所掩盖，如果不是借着烛台，我还真看不出它是什么东西。钢琴上方的墙壁挂了一块大地毯，挂着奇形怪状的弦乐器，其中有笛子。墙上还有两组收藏品。一组是古老的武器以及弹弓、土耳其刀、短箭等，挂在我们的身后及上方。另一组则是雕刻的古老烟斗，以白色细丝悬挂在对面的墙上，排成悦目的组合。

在烟斗下方的地板上，靠墙摆了一长排大椅垫，上面覆了一张大地毯。左边的角落，亦即长排的尽头，立着一座荷兰火炉，上面披着刺绣彩布。右边的角落则充满异常艳丽的色彩，其中悬着一幅由宝石镶成的圣乔治胜利者的图像。它的下方有一座碗橱，里头摆着几个大小不等的象牙小雕像，我认出耶稣、佛陀、摩西、罕默穆德，其余的我看不仔细。

另一张无背长椅靠着右手边的墙，两侧各放着一张乌木雕刻小桌，其中一张桌上摆着咖啡壶和太阳灯。几个椅垫和膝垫错落有致地散置房内，所有的家具都装饰着宝石、流苏和金绣帷。整体来说，这个房间散

发着异常温馨的气氛，一股混合了烟草味的芳香更强化了这种感觉。

我打量整个房间之后，把视线移到葛吉夫先生身上。

他正在看我，我清楚感觉到他正把我放在掌心上掂我的斤两。我不由自主微笑起来。他不慌不忙，平静地移开视线。他看着 A，说了一些话，不再以那种视线看我，那种印象也不再出现。

A 坐在长椅旁的大椅垫上，和葛先生一样盘着腿，这个姿势似乎已是家常便饭。他立刻起身从一张小桌上拿起两本拍纸簿和两支铅笔，一份交给葛吉夫先生，自己保留一份。他指着咖啡壶对我说：“如果想喝就自己来，我现在要喝一点。”我跟着他倒了一杯，回到自己的位置，把咖啡放在小桌上，和水烟并排。

我转向葛吉夫先生，尽可能简单扼要地说明来意。沉默半晌后葛吉夫先生说：“好，我们不要浪费时间，”然后问我真正要什么。

为了避免重复，我会指出接下来这场对话的特殊之处。首先我必须指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状况，当时我并没有注意，也许是没有时间细想。葛吉夫先生的俄语既不流利也不顺畅，有时他得思索半天寻找恰当的词汇，也经常向 A 求助。他会向 A 说出几个字，而 A 似乎当空领会他的思想，能够加以演绎使意思完整，并以我能懂得的方式传达给我。他似乎对讨论的主题极为熟悉。葛吉夫先生说话时，A 聚精会神地看着他，有时他会告诉 A 一个字的新含义，迅速转移 A 的思考方向。

当然 A 对我的了解大有助于使我了解葛吉夫先生。许多次他凭着一小点暗示就推衍出一整套思想，扮演葛吉夫先生和我之间的传播者角色。刚开始葛吉夫先生经常向 A 求助，然而当主题越来越广博并涵盖新领域时，他就越来越少转向 A。他的谈话逐渐流利起来，恰当的字眼好像自动出现，我敢发誓，等到谈话尾声时，他已经是一口流利地道的俄文，吐字流畅而沉着，饶富色彩、生动的例证及和谐的见解。

此外，他俩谈话中不时辅以各种图表及数字系列，形成一套优雅的象征系统，在其中一个数字可以表达一整组观念。他们引证许多物理学